

LETTRES
PHILOSOPHI-
QUES
VOLTAIRE

哲 学 通 信

(法)伏尔泰著 高达观等译

25



上海人民出版社

XIFANG XUESHU YICONG

哲学通信

(法)伏尔泰著 高达观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VOLTAIRE
LETTRES PHILOSOPHIQUES
AVEC LE TEXTE COMPLET DES REMARQUES
SUR LES PENSEES DE PASCAL
PAR
RAYMOND NAVES

本书根据巴黎 ÉDITIONS GARNIER FRÈRES 版本译出

封面装帧 孙宝堂 邹纪华

• 西方学术译丛 •

哲 学 通 信

〔法〕伏尔泰 著

高达观 徐仲年 王燕生 洪洁求 合译

宋紫裳 徐之海 蓝鸿春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1156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42,000

1961年1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6次印刷

印数 29,501—16,500

书号 2074·292 定价 2.45元

西方学术译丛

出版絮语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套书并不以此为限，我们还将继续移译国内尚未介绍过的西方重要学术著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构成一个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在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出现学说纷呈、多维拓展和此消彼长的局面，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态势更引人注目，其中也不乏学术宏著巨篇。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将把它的翻译视点主要放在二十世纪。颇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科的有益学说，都将成为我们选择和译介的对象。

编辑出版这套译丛，我们存有一个素朴的愿望：既为了扩大

读者的学术眼界，也为了促成国内学术界的创造。应该承认，西方学术著作，甚至是那些巨制，基本上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样，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以，当我们着手编辑《西方学术译丛》时，却在翘首盼望我国学术界结出累累硕果的季节的到来。

组织出版一套学术翻译丛书，是一项要求高、费力大的工程。尽管有人把当今世界看作“地球村”，但是生活在地球这一端的我们，要全面了解另一端世界的学术状况，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为此，我们祈求海内外行家为这套丛书通信息、出主意、提建议，当然也欢迎给以批评与匡正。

一九八六年八月

原出版者序

伏尔泰在上流社会中的煊赫一时和在朝廷中的飞黄腾达都因为德·罗昂事件^①而在1726年突然被断送了。巴士底监狱，流亡，英国的热情接待（他在和波令布鲁克的亲密交往中，早已熟悉英国的情况），英语的学习，对哲学家（洛克，托兰德^②……等人）、诗人（波伯）、小说家（柏特莱^③、斯惠夫脱^④）作品的阅读，对剧作家（莎士比亚、德莱登……等人）作品的浏览和对这些作品演出的欣赏，对英国政治的初步认识，对各种宗教派别的约略考察，到处参观并受到种种招待，这一切再加上他敏睿地、深入地了解到英国人对自己国家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一些意见，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从1726年到1730年酝酿

① 伏尔泰曾在剧院中用傲慢的语言回答了贵族德·罗昂的话，德·罗昂怀恨在心，派仆人们当众杖责伏尔泰（1725年）。后来，伏尔泰又被送到巴士底监狱禁了一个月。1726年8月，被放逐到英国。——译者

② 托兰德·约翰（1670—1722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起初从自然神论的观点批判宗教，后来转到了无神论的立场。——译者

③ 柏特莱（1612—1680年），英国著名的作家，作品中讽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的清教主义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译者

④ 斯惠夫脱（1667—1745年），英国著名的进步的讽刺作家。主要著作有“格里佛游记”等。——译者

和写出来的，他回到法国以后才最后定稿。到了 1734 年，“哲学通信”才有法文版问世（英文版已在 1733 年出版）。我们知道这本书的遭遇：虽然高等法院的法官执行了 1734 年 6 月 10 日最高法院的判决，这本书就被撕毁并烧掉了（判决书严斥这本书鼓吹信仰自由，对于宗教和社会秩序会引起极大的危害），但它还是多次秘密出版，并从 1742 年起，被收入伏尔泰的全集。这些信获得很大的成功，而且可以永垂不朽；就是在今天，这本书还是为人所最喜爱的和影响最大的伏尔泰许多著作之一，我不知道这些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否由于作者显然年轻，还是由于他已开始成熟：这是一位三十五岁成年人的作品，他初次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从而使这部“哲学”纲领具有乐观主义和丰富多采的特点。它的价值与其说是表现在内容方面（对于我们来说来大部分是历史性的），还不如说表现在一个聪明人的语调和有启发性的知心话上面。

* * *

当我再次阅读这些通信的时候，最引起我注意的，倒不是它们的大胆，虽然这是很明显的；恰巧相反，而是它们能掌握分寸，并能保持一种平衡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从来不粗暴地或毫无轻重地作出肯定。也许人们不大注意到伏尔泰对于不偏不倚的重视，说得更恰当一点，就是他对于辨别“优缺点”的重视，例如他认为：公谊会信徒是有德行的，富于理智的，但有些可笑；英国圣公会信徒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教权主义，但他们还有些道德品质；英国议会在世界上树立了政治自由与和平主义的典范，但有时免不了度量狭窄；英国的悲剧没有丝毫的高尚趣味，但它的情节起伏和创造精神却刺激了日渐消沉的法国戏剧界；即使是牛

頓，偉大的牛頓，也有他的缺点和迷信。总之，如果有理由把这些“哲学通信”看作对法国的风俗和制度的一种諷刺的話，那也不要以为英国（伏尔泰对于英国善意的描繪往往为这种諷刺提供了資料）被渲染成好象“老实人”^①里面的爱尔多拉多^②理想国一样：伏尔泰揭发了与大家有关的一些典型事物，对这些事物的显著缺点是从不放弃机会予以批評的。他的目标并非要把一个有缺点的文化来替代另一个可能有优点的文化；任何籠統的贊同是錯誤的。他要求他的同胞們或他所喜爱的东道主們要有这样的判断：毫无疑问，他們两国人民之間是有許多东西可以彼此互相学习的，既不要假害羞，也不要盲目地学时髦。所以，这种品德的精选，功过的辨識，給予伏尔泰一个他所喜爱的名詞，也是他所努力使之通俗化的：那就是所謂“趣味”。这本“英国通信”^③的第一課，就是講趣味的一課。

*

*

*

第二課，純粹是“哲学的”部分，是实在主义和實驗科学的一課：伏尔泰拿那位把物理学建立在精密的演繹法上的牛頓，跟那位把自己的天才浪费在空想學說的构成上的笛卡儿对立起来。他以那位“朴素地”写了灵魂的“历史”的洛克来代替那些形而上学者所編的“灵魂小說”。洛克是一个哲人，正如后来他在“无知的哲学家”一書里提到的那样：“他所不知道的絕不假装知道；实际上，他并不拥有无限丰富的知識，但是他的學問的根基却是很

① “老实人”是伏尔泰写的哲学小說(1759年)，主人翁就是老实人。——譯者

② 富饒多金的理想国。——譯者

③ 即本書“哲学通信”。——譯者

巩固的，而且他享受最可靠的財富而絲毫不夸張”。以上，毫无疑问，是伏尔泰思想的主要泉源，这种思想必然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不受欺骗，不受江湖术士的欺骗，不受辞令的欺骗，不受自己的欺骗。例如引力的原理，它說明了一直到那时还知道得不够清楚的宇宙現象；它反映了科学上一种毋庸爭辯的进步；但是我們不要以为“引力”这个詞就充分地解釋了自然界的机制。引力是一个原因，我們常常可以証明它的結果，这并非是只要一說就足以使我們深刻了解造物主的秘密的那种神秘的属性。真正的科学家是要及时地在漫长的鏈条上寻出几个重要的环节来，但是他必須很好地注意到不要把这种相对的知識和宇宙間絕對的智慧混淆起来，因为那种絕對的智慧是人类沒有力量去获得的。

因此，伏尔泰的哲学是建立在人类知識的一种明显的相对論上的，而且我們可以从这一自古相傳的重要觀点上看出伏尔泰的哲学和蒙且涅^① 的哲学(或者和帕斯卡的哲学，帕斯卡对于这一論証是完全采取蒙且涅的意見的)沒有什么多大的差別。不同之点表現在这种相对論的实际結果上：“英国通信”的特色就建立在这种实际的結果上；也就是由于实际的結果，“帕斯卡思想的批評”与“英国通信”是有密切联系的，前者有效地說明了后者。

蒙且涅和帕斯卡都是孤独成性的人，他們在孤独之中考虑着人，反复沉思人的命运。如果說他們中間的一个安于反复沉思

① 蒙且涅，米舍尔·德(1533—1592年)，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进步哲学家。他在著名著作“經驗論”(1580年)中怀疑宗教的教条。——譯者

后的无知，那末另一个則向默默的启示要求彻底的解釋。他們兩人对于社会的看法很稀奇地获得一致：他們兩人全都 看不起社会，不相信社会是可以改善的，而是認為社会的那些不合理的缺点是我們天性中的必然現象。在这个人的怀疑論中和那个人的信仰中同样存在着一种保守的貴族主义，这种主义不关心人与人之間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好的，或是庸俗的。这位哲人由于个人的人道主义修养而把人与人的关系忘掉了；那位宗教信徒在期待上帝的主宰时也把人与人的关系忘掉了。

相反，伏尔泰在相对論中則寻求一种行动的原則、一种社会組織的規律。对于我們的局限性的認識，在他看来首先是智力健全的最好保障。人是一种有限的生物，他的理解力的可能性和征服事物的可能性都是有限的。如果人确信这种說法，他便会給他的思想和行动划定相当正确的範圍，从而和諧地實現他的命运。捉摸不定和变化多端的宗教教义就这样地在实际上終于达到自然神論或信仰自由。好好地理解我們的各种需要，利用合情合理的可能达到的幸福，就使我們肯定各种真正的“世間价值”：劳动、閑暇、繁荣。最后，这种实在主义哲学的因素，这种社会形式的新伊壁鳩魯主义的希望（而且也可以說是信念），对还处在麻痹状态的人类來說，是一点逐步发展的光明，也就是一种代表人类所能要求的高級意識和高度精炼的世界主义“文人共和国”的巩固。这些就是“英國通信”的主題。

从这最初七封信中所表达的自然神論，乃是对特殊宗教中好勇斗狠的信徒們的“狂热”和狂信的反抗。在伏尔泰所仔細考察过的英国不同的宗教派別里，对有一些派別，如公誼会和苏西尼主义，他是以同情的态度研究的；对另一些派別，如英国的圣

公会和长老会，他就或多或少地加以批评或批判了；只有公谊会和苏西尼主义后来还使他感到兴趣。原因是长老会和英国圣公会互相间都有象伏尔泰所指出的加尔文主义者和天主教信徒的同样错误，如学院式的迷信，或教权主义和世俗的野心等；当他们交手的时候，伏尔泰把他们比作虎与熊斗。相反，公谊会信徒却吸引了他；他对于这派信徒确是有一点偏爱的。后来，他在一种情感激动的情况下说道：“我爱公谊会信徒……”。但是这些怪人们很容易使他扫兴，例如他们那种含有挑拨性的简单粗率的习惯，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和装作痉挛的动作，以及他们的反对演戏！但是有一种主要的品质使他们在他们眼里又恢复荣誉，这就是他们的宗教完全是精神的。他们认为，基督的洗礼真正是“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洗礼”。由于这种哲学的纯洁，使他们爱道德更甚于爱神学。他们能够想象出一种哲人的社会来，例如那个饶有诗境的宾夕法尼亚，在那里“差不多全体人民都只爱着上帝和人类”。

至于说到苏西尼主义者，伏尔泰对他们的描绘，凭着直接观察似乎比凭着热忱的想象要少得多。在英国，无疑还可能遗留下若干看到过苏西尼主义者异端的人；但是伏尔泰自己也承认这些人并没有形成一个流派的团体。为什么从那时起就把苏西尼主义者称做朴素的自然神论者呢？而在这类自然神论者看来，基督教本来完全是沒有启示的教义的。这就是因为伏尔泰要把他的自然神论联系到一种传统：比苏西尼主义更进一步出现的是反对圣三位一体的一切异端，以及在最初时期，就是亚利玉斯主义和圣亚他纳修的有力对头。“亚利玉斯宗派，在出了三百年风头之后又被人们遗忘了十二个世纪，最后终于死灰复燃起

来……”①。既然基督教曾經长期地在圣亚他納修和亚利玉斯之間搖摆不定，为什么它不仍然搖摆呢？为什么它不归真返朴采取一种更朴素、更合理、因而也更寬大的教义呢？自从“哲学通信”发表以后，就形成了这位未来的年德俱尊的长者的偉大幻想：把哲学和开明的宗教②联合起来，使那些自由的基督信徒承认，并且給他們描繪出那已經在全世界发展起来的一种可尊敬的有神論的美好远景来鼓励他們。最后，他还草拟出一个道德高尚而平靜的薩朗特③那样的梦境，好象公谊会的宾夕法尼亚或洛克的加洛琳一样。以后，他就带着这个綱要在 1755 年去到“乐园別墅”安居下来，这时倒比在 1730 年④更有信心，更热情了。在宗教領域上，“哲学通信”确是含有战斗的伏尔泰思想体系的主要部分。

* * *

我們已經注意到这一点：这些信不单单是一种宗教上、学說上的形式而已，它們肯定了社会綱領的条款和人間真正价值的等級。由这一問題到另一問題的过程是借助于反教权主义而形成的，而我所謂反教权主义是最广义的意思：这就是說，不要讓

① 亚利玉斯在 318 年左右就宣傳亚利玉斯主义，反对圣三位一体說，当时得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們和国王們的支持；到 325 年在尼賽召开的宗教評議会上，圣亚他納修却极力反对亚利玉斯主义。因此，基督教會长期在圣亚他納修与亚利玉斯之間搖摆不定。——譯者

② 洛克在这里显得象苏西尼主义者，牛頓也差不多如此（至少在 1756 年的一种版本上是这样）。——原注

③ 意大利的古城（又名大希腊），是芬乃龙寄以幻想的城名。——譯者

④ 参看 1753 年的修訂本第七封信的末尾。1756 年对于“英國通信”中的种种修改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請注意自从到达日內瓦以后苏西尼主义的觀点又出現了（再參看达兰贝尔“百科全書”的“日內瓦”条目）。——原注

輿論或信仰去操縱人類社會；這種人類社會只需要一種物質的平衡，而在作過需要和資源的客觀研究之後，社會就能在健全的管理中獲得這種平衡。要是學說和教義干涉的話，馬上就會產生人與人之間的不協調、爭吵和內戰；一旦觀念發生作用，人們就會丟開實際而去捕風捉影了。所以特別需要從宗教中把所有的政治權力排除出去；英國聖公會信徒也象天主教徒一樣，想要擁有這種政權，結果，反而發生了最壞的事變。社會和平首先應該是非聖職人員的信徒的。

如此說來，伏爾泰象是在需要推薦的政治理想上有所徘徊了（第八——第十封信），而人們如果停留在他的某些細枝末節的論點上，也就会时常弄錯。正因为常常是这样，當我們想要看清楚他的分析的思想時，我們必須對照各種不同的原文，把它們按照它們的範圍和產生它們的情況來分類。我們便會看出他有一種常備的而區別細致的評價尺度，在這個尺度中，每種判斷都有恰當的位置。他覺得專制的和極權的制度比較封建制度更好，因為在這種制度下經濟統一的秩序和情況能夠得到保障，而且教權主義還可受到政權的控制；但是這種制度的缺點是专斷，時常為了虛榮而犧牲繁榮。在這一制度上，建立起市民和商人的共和國，其中的公民特別期望自己對國家有所貢獻：他們的自由而健康的活動景象是一位哲學家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事物之一^①。這就是一種可貴的政治評價尺度，而且它還有能適應歷史進化本身的好處。此外，還有一種道德和理智的評價尺度來

① 請看第十封信“談商業”，和注解84，在這一段注解里有一段“風俗論”的原文：伏爾泰在其中贊揚荷蘭是一個具有幸福生活的、舒適而和平的國家。

——原注

配合并补充它：在这个尺度的底层，我们可以发现形而上学和尚武精神，它们的乌烟瘴气迷昏了并且激发了骄傲的精神；再高一层，就是艺术和技巧，它们并不要求“大智慧”，它们却适合于全体人民，并使人民勤劳过活；至于英才，他们是具有以和平的哲学与丰富的智慧所形成的正直，而正直又是具有足以破除迷信，足以逐步启发一切肯接受启发的人们的热情。

这一种评价尺度，把人们同意称作丰功伟绩和伟大理想都降到次要地位，而非常重视文化的各个不同的面貌：平凡的技艺创造，科学家的发明，文学的高贵造诣；这一切的总和都是用来改善人类的生活和提供丰富而柔軟的、适合我們消化能力的食粮，用以代替那些沒有营养的食粮。于是伟大的名字就不再是那些征服者和統治者的名字了。“不久以前，在一个著名的集会上有人爭論这样一个陈腐而煩瑣的問題：哪一个是偉大的人物，是凱撒，亚力山大，铁木儿，还是克倫威尔。有人回答說：这一定是伊薩克·牛頓了（第十二封信）。”这里有一种新史学原則，对于有益的事物、經久的作品、文明，要比战役、朝代爭論和宫廷事变更重視，这就是“路易十四的时代”特別是“风俗論”的公式；我們可以注意，在这一点上“哲学通信”比“查理十二世史”要前进一步；虽然这部“查理十二世史”跟“哲学通信”是同时期的，但是前者只叙述了一位英雄的功勋。

* * *

我們現在可以明了为什么第十一封信討論“种痘”，为什么第十二到第十七封信贊揚英国的三位曾經奠定了現代科学与哲学的基础的偉人：培根、洛克、牛頓；为什么以后的几封信詳論一个不大为法国人所知道的、富有詩意美的国度。这都是一种比

較大胆和比較自由的精神的明証，也說明了为什么伏尔泰在二十四封正式的英國通信上又加上“对帕斯卡的批評”：所有这些，細节可能是多种多样，用意却是相同，就是讓人們有自信心，給他們指出在失望、彼此不睦、或是向絕對的神秘和滿心虛榮的专断讓步之前，他們在他們能力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好事可做：把他們的生活組織得舒舒服服，互相了解互相原諒，与其追求一种不可及的真理，宁可追求一种美，或是更确切一点說，追求一种趣味，由于这种趣味，人类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微妙和良知的頂峰。

有两封信：第二十封“談研究文学的老爺們” 和第二十三封“談人們对于文人应有的尊敬”，乍一看可能認為是离开了主題。这两封信的出現，这里要說明一下。英國人在家里把波伯的肖象悬挂在首相的肖象的旁边，給牛頓送殯就象給亲王送殯一样，把偉人的陵墓象国王的陵墓一样安置在西敏寺內。他們对于他們的作家和科学家的尊敬，是有助于智慧的发展的。在英國，王公貴族都不以写作为耻，他們为自己統治下的国人效力或取悅于他們的国人；至于职业作家，他們有时也担任国家最高的职务。貴族、政治和文学的这种混合，特別吸引了伏尔泰，他以为这是自由与和平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并且还觉得这里边有一种独特的民主气氛，这在他的祖国是相当稀罕的，所以值得提起“在倫敦約有八百人有权公开講話維护民族利益。約有五六千人热望着也輪到他們享有这种荣誉。其余的人們都以这些人的裁判者自居；而每人都可以用書面发表他对于国家事务的意見；所以全国人民都必須学习。”

这种开明的民主，这种由自由主义的、有理智的貴族阶级所

緩和的民主，也許是他在樂觀的時候所夢想過的制度。總而言之，他從這種夢想里曾經引起一種想扮演一員政治或外交角色的雄心。到了1753年以後，這種雄心完全幻滅了。接着他又想把哲學的和自然神論者的英才組織起來，最後便只樂於作那個“在歐洲不顧戰爭不問宗教差別而組織起來的‘文人共和國’”那個“到處分布又到處獨立自主的偉大的英才社會”（“路易十四的時代”）的主持者。這些雄心，這些歡樂，這些夢想都已經包括在“英國通信”裏面了，也就是這些東西構成了這些通信的統一性和深刻的利益。這些通信不僅是些研究外國的資料，也不僅是些關於世界主義的寶貴的証據，還給我們介紹了完全武裝起來的伏爾泰，明顯地確定了他的畢生努力的方向應該是解放全人類，解除全人類和他們的命運之間的矛盾。

* * *

在居斯達夫·郎松用極其令人敬佩的精確性刊行了評注版以後^①，我只能採用經過他選擇和校勘的原文，儒爾版的原文，這一定是1734年伏爾泰同意的最初的原文了。可是我在這個版本中採用了現行的綴字法，并也常常採用現行的標點法（除非伏爾泰那樣標點別有用意），而非單純地按照一種現今已不存在的習慣。實際上，我認為在一種通行版本里，用不着保持那些古代寫法或錯誤，伏爾泰是愛好“現代”的人，這種興趣必然會毫不怜惜地刪去那些錯誤；倘使要認識原文的真面目，我們盡可參考郎松的版本。我只作了一個唯一的例外，就是使用大寫字母；十八世紀的綴字法把大寫字母用在相當多的普通名詞，例如職

^① 近代法文善本鑒定會，萬羅茲書坊。——原注

位的头銜、集合名詞、习用抽象名詞上面，后来我們就平写了；我覺得保留这种傳統是无害的，它不致使文字变得真正古老，却在无形中带来了古代体制一定的典雅风韵。

从居斯达夫·郎松在一直延續到 1784 年（开勒版）的一切版本中所摘录的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原文当中，我选择了那些最富于表現力、能使讀者窺見伏尔泰思想发展的原文，特別显著的是在 1750 年以后；但是除去少数例外，我只保留了直到开勒版为止的原文，实际上也就是經伯休版直到莫郎版以前的原文。我通常把这个最后的版本称为“哲学通信”的通行本。但是作品一旦用这部份最低限度的材料发表，我想讀者由于好奇心驅使，可能要求其他的資料。原文的分歧不只限于它的不同版本，特別是象伏尔泰这样一位作家，他屡次在同一个箭筒里取箭①，必須从一部著作到另一部著作比較他的思想的各种形式。拉·布律耶有一个意見在这里倒是最有益的：为了不持偏見也不輕率地認識一位作者，首先必須注意“使作者本人的意見一致”。所以我們在注解里边可以找到关于在“英國通信”里所討論的各种不同問題的最有参考价值的对照材料②；这些原文，写作时期不同，是从伏尔泰著作中几部主要作品“路易十四的时代”、“风俗論”、“哲学辞典”、“关于百科全書的問題”和若干其它次要資料中摘录出来的③。

① 箭是指諷刺文章，此句指就一个主題作出許多文章。——譯者

② 参看注解 35, 43, 46, 56, 65, 79, 84, 88, 98, 101, 105, 114, 118, 121, 126, 136, 142, 159, 163, 172, 200。——原注

③ 为了同样的理由，我在从 1734 到 1742 年間出版的关于帕斯卡的“批評”上又补充了 1776 年发表的“最后的批評”，这些批評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材料，比一切闡述更能指出一种經常是坚决而明晰的思想的連貫性来。——原注